

我去 中学

李鲁

W O Q U Z H O N G X U E

LILU
WORKS

著

少年励志版
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

阅读期望指数

★★★★★

时代出版
AP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我去 中学

W O Q U Z H O N G X U E

李鲁/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去中学 / 李鲁著. -- 北京 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
2013.9

ISBN 978-7-80769-068-9

I. ①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2569号

我去中学

李鲁 / 著

出版人 田海明 周殿富

责任编辑 胡俊生 责任校对 曹宁 装帧设计 书研社

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: 100011

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(010) 64267120 64267397
印制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规格 920mm×1270mm 1/32
印张 7

字数 200千字

版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80769-068-9

定价 28.00元

PREFACE
前言

小荷是棵树

无法叙述读完李鲁的长篇小说《我去 中学》之后的那种复杂感和丰富感，如同无法形容一个孩子在玩耍积木的年龄上建起一座真的大厦般，惊讶、愕然和不敢相信所构成的阅读之喜，总让人以为是看见了水泡的彩色或者云端之阁楼。

一个刚刚16岁的中学生，阳光、高帅，站在你面前，让你以为是一棵笔直成长的白杨在你面前顶着天空的宽阔与沉重。可就是这个见到云风就会有羞涩的少年郎，用两年的课余时间，完成了这部文字达炼、叙述妥贴的长篇小说来，且小说故事中与他年龄相仿的一干人物们——方朔、黑哥、刘雄和女生林小倩和范文静，个个都充满着这个时代少年的激情、慧智、可爱与背叛，还有那些终将成为他们人生记忆的娇厌、逆进和青春疼痛的血色和伤疤。人生于他们，是过早到来的沉重、灰暗和几乎扛不动、又推不开的压力和挤攘；学校于他们，

是中国式教育给他们积蓄的一池囚迥的水，每一个人的青春、欢笑和忧郁中成长之苦痛，都必须在囚迥的池中游进或沉浮，激荡或退落，而那每个少男、少女的中学生，也最终都会在这个囚迥的池塘中，修下他们自己的精神之舟船，划至他或她成长的彼岸边。而家庭，这个被作者清晰感受并逼真描绘出来的所有成长者的初田和舞台，则在那个真正少年才俊的笔下，细微、质朴出了让读者骨生寒气的真实来。也正是这种细微、真实，又充满朝暮同在的混合与复杂，使得《我去 中学》既是一部彻根彻底的成长史，又是一部尽有各色的社会诸相图；既是一部青春纠结的彩粉画，又是一部群少灵心的刻度表。学园与家庭，未来与教育，社会与体制，教师与学生，权力与金钱，光亮与阴影，这些矛盾的二元，本应被我们的写作描绘和思考，但却因为我们的疏职而被《我去 中学》写了思考了。更因此，使得它成了一部都市少年、青年们读书与成长的文学线路图，更是他们自己写自己、外人读他们的一部难得难得的析解书。

美国作家塞林格写出这类成长知解经典的《麦田守望者》时是年过30岁，无论你对它是喜还是厌，它最终都成为了世界成长者们的一部分。中国作家铁凝写出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》时比塞林格小着三四岁，虽然《红衬衫》没有《守望者》更为广泛的被接受和阅读，但那毕竟也是这位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。郭敬明和韩寒，他们今日的一呼百应，让很多人不平和不屑，但他们在18岁和20岁时写出的《幻城》和《三重门》的百万畅销却是让人无奈、无争的。我们无须对《我去 中学》去做未来的文学评判和销量之预算，这些作家作品的不可比性如同16岁的李鲁和上述者作家年龄、经历的不可比性样——据说他

一直一直都是小学、中学极好、极好的样板生，但这种“好”的不可比，却成为他写作的独特、独有了，让我们对这位在16岁就写出如此长篇的才俊少年没有理由不抱着某种更大、更狂妄的期冀了。因为他让我们相信了天分、天赋、天才的那种说法了；也相信并不是所有的小荷都是初水便为尖尖角，还有小荷一出水就是一棵树。面对那颗由小荷变转而来的树，有谁能说那棵小树它不会在三朝五日、七月八年之后就成为写与做的魁伟梁栋呢？

毕竟所有的大树都是起于苗芽间，何况这株《我去 中学》的苗芽它又确真不是出水见尖角，粉淡一滴红；而是迎风一棵树，成长在有时。

周昱科

2013年5月8日

目录
CONTENTS

Chapter 01

- 003 一、返校
- 013 二、林小倩
- 026 三、作文评讲
- 037 四、体育模考
- 048 五、月考
- 054 六、淋雨事件

Chapter 02

- 063 一、图书馆
- 071 二、违禁品
- 077 三、一模
- 087 四、偷书
- 097 五、处分

Chapter 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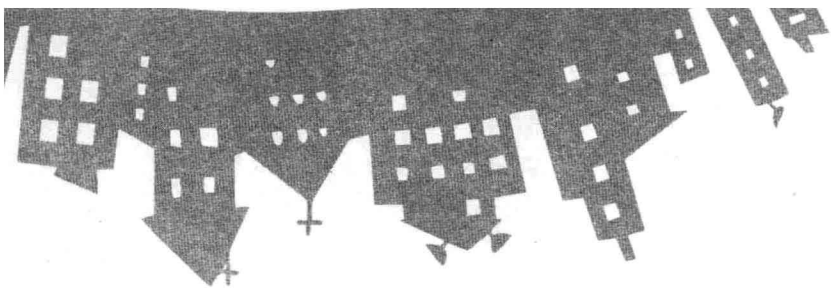
- 109 一、失踪
117 二、无聊
124 三、和解

Chapter 04

- 139 一、小楼，神秘人
152 二、夜探
165 三、被困
172 四、得救

Chapter 05

- 187 一、对质
197 二、未来
202 三、告别



Chapter 01

他们整天忙于考试，迷茫之中只想着要去上哪个大学，除此之外的一切，不管是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或是厌恶至极的，都随着时间一并消失。

一 返校

从这个早上开始，方朔就只得穿上校服，背上包，回到学校上课了。其实春节才刚过，元宵都还没到，他好不容易从“噩梦”里逃出，回到家才待了两周，就只得提前回学校补课。一想到这些，方朔就格外烦躁。

方朔所待的是一所寄宿制学校，学生在每周五下午回家，周日下午返校。但自从进入初三，返校时间就改成了周日早上，周日多上一天的课。学校的班车照样会来接，当然，这是要额外交钱的。

早上7点半，方朔拿着包出发了。他习惯带两个包，几乎所有学生都是这样的，一个包装书，一个包装衣服。方朔老爸开车送他去班车点。方朔学校的班车有整整八条线路，通往城市的各个方向。方朔所在的丽都区上这个学校的人比较多，拥有一条直达专线。坐班车的地方也比较特殊，以前有一家很大的酒店，好几年前倒闭了，酒店门前的停车场虽然长满了杂草，但在拥挤的城区也算是块难得的空地，方朔学校的班车就在那里停靠。

远远的，方朔就看见了学校的班车。不知为何，今天来的是一辆白色面包车，而不是平常的大客车。今年冬天异常的冷，往年都是暖冬，总听人忧心忡忡地议论着地球变暖，今年突然就冷了，下了好几场雪，现在春节都过了，还天寒地冻的。一下车，方朔就感觉寒风像

刀子一样往脖子里钻，脸一下就吹麻了。他赶紧跑到车尾，打开后备箱，把两个包拿出来，匆匆和老爸说了再见，就一头钻到面包车里。

他居然是第一个到的！车上只有司机一人，在听交通台。空调倒是开得挺足，暖洋洋的。方朔挑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，一边等着其他同学，一边重新端详起旁边废弃的酒店来。这幢楼的外墙涂料已经掉得差不多了，透过破损的窗户看进去，屋里的门也拆了，只剩黑洞洞的门框。有的房间似乎连天花板都拆了，龇牙咧嘴的，整幢楼就只剩了一副架子。在楼的大门处，砌了一面墙把大门堵上了，墙上写着“危险，请勿靠近”。但是方朔经常看到有老人在墙下聊天，还有小孩冲着墙踢球，他想，没准儿哪天踢着踢着楼就塌了。最令人惊奇的是，在六七层楼的墙上，有黑漆刷的特别大的“办证”两个字，虽然往下的墙上也有大小小类似的广告，但都比不上最高处的那两个黑字显眼，整条街上老远都能清楚地看见“办证”和它旁边的一串手机号。方朔一直奇怪于这个“办证”是怎么写上去的，诸如爬上六七层的危楼刷个广告这种事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离车不远的地方有个女清洁工在扫地，她穿着橘黄色的工作服，里面不知套了多少层棉衣，鼓鼓囊囊的像个棉球，脸也包在围巾里，只露出两只眼睛。她戴着一对棉手套，拿着一把竹条子扎的大扫把，慢慢地、机械地扫着。从她僵硬缓慢的动作来看，她显然十分烦恼，地上全是爆竹的碎片，她刚扫到一堆儿，一阵风刮来，碎片又被吹得到处跑。方朔想，要是现在有一个家长要教育自己的小孩，一定会指着那个清洁工说：“你看，不好好学习，将来就只有去扫马路！”方朔是不信这一套的，有时候他无聊地坐在教室里，看见窗外的清洁工挥舞着大扫把，“哗——哗——”地扫着落叶，他还挺神往的。不过，要是在这样冷的天气里扫地，又不如坐在教室里上课了。看来，最好是能选择，想扫地时扫地，想上课时上课。

等方朔把这些事情想过一遍后，时间也到了。也难怪来的是辆面

包车，等到最后，一共只来了三个学生。估计第一天返校，大部分学生都是家长开车送去学校的。方朔懒得劳驾他爸开车，麻烦，而且油钱也挺贵，班车是交了钱的，不坐白不坐。

方朔在学校门口下了车，看见已经有一些初三的同学在往学校里走了。学校大门两边是一排二层的楼，主要是给领导用的，什么校长办公室啊，会议室啊，都在这儿。大门的正前方是教学楼，再往里是一排宿舍楼，宿舍楼旁边是操场，相邻的还有六个篮球场，最里面是食堂和礼堂。

教学楼一共有四层，方朔所在的初三年级在三层。方朔现在正走在楼梯上，听见后面有人叫他，是伦哥。伦哥大名叫叶伦，也住在丽都，平时也是坐班车来学校。方朔看伦哥身上大包小包的，肯定是家长送他来的。伦哥拖着几个包追上方朔，问：“寒假咋样啊？”

方朔想都没想，直接回一句：“还成吧。”但又觉得这么回答有些草率，就又补了一句：“吃吃喝喝，玩玩电脑，看看电视，写写作业，就这些。你呢？”

伦哥不爽地说：“我爸一看见我玩电脑就烦。作业我也不想写。电视里尽是狗血电视剧，太没劲了。”

“那你一个假期都干吗了啊？”方朔又问。

“如果我爸我妈不在家，我就抓紧时间偷玩电脑。哦，对了，我家换电脑了！”说到这，伦哥面露喜色。

上学期末考试，伦哥历史性地进了全班前25名，他爸妈一激动，就给他买了台电脑作为奖励。但是即便如此，他爸还是不让他玩电脑，伦哥自己都觉得很荒谬：给我买电脑，又不让我玩，这是什么道理呀！

“要是我爸妈都在家，我要不就冒险玩一次，要不就只能待着。”伦哥面对这样的寒假也很是无奈。

进到班里，一下就见到了刘雄。方朔一眼看出来他换了副眼镜，

是白色塑料镜框的，他问刘雄：“换新眼镜啦？”

“嗯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”

“我怎么觉得有点怪呢？一般都是黑色的。”

“这部分有点黑色就够了。”刘雄指着脑袋两侧的眼镜腿，“前面镜框是白的，就比较——”他停下来想了想说，“拉风！”说完得意地笑起来，露出一口白牙。方朔看看刘雄的眼镜，确实够拉风。

这时班主任进来了。方朔他们班主任姓王，同学们私下里都叫他“老王”，至于他本人知不知道这个雅号，谁也不知道。当然，“老王”并不太老，只有四十多岁。方朔赶紧往教室后面走，假装是在找座位，不看老王。

其实方朔不是怕老王，主要是烦老王跟他唠叨，动不动说一大堆无关紧要的事。比如说，方朔正在教室门口游手好闲，老王来了，就会问：“在这站着干嘛呢？”这时方朔还可以应付一下，或找个借口脱身，倘若老王突然叫住他：“对了，方朔，最近学习……”“学习”这个词后面说的是什么不要紧，只要是出现了“学”和“习”这两个字，就可以断定谁也脱不了身了，因为从“学习”这个词可以扯出一大堆的话题，特别是在老王口中，真是如长江之水，滔滔不绝。

方朔刚找到座位，把东西放好，老王就发现教室后面有几个人聚成一团大声聊游戏。为了促进班级和谐，老王马上就把那几个人叫过来，开始“畅谈”假期生活。这一聊足有二十分钟，方朔坐在座位上感到万分庆幸，事实证明他当时作出的反应是正确的。

不一会儿，老王拿过来一个塑料袋——开始收手机。学校是不让学生带手机的，这一点几乎每个学校都一样，即使路上要与家长联系的，一到学校手机也必须交给班主任保管，周末放学后再发还。

收完手机就到了9点，开始上课。前两节课都是数学。数学老师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，头发都掉得差不多了，体态臃肿，身形不算高大。他平时穿的基本上都是学校发的工作服，上完课后，袖子上、肚

子部位都会粘满粉笔粉。

数学老师进来了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抱着几本书和一摞试卷。他把这些东西往讲台上一摊，推了推眼镜说：“咱们这个过完了寒假，就是初三的最后学期了，还是得抓紧。咱们也都不小了，上课用点心，别又这儿说两句那儿说几句的……”

数学老师说话总是有点语无伦次，而且习惯附带动作，比如习惯地伸出左手食指，然后垂着手一挥一挥的；再比如他在黑板上画个三角形，说这个三角形往左旋转，那么他的两个手掌和身体也要跟着三角形旋转，仿佛他要是不转过来，那个三角形就转不过来似的。

数学课班里几乎有一半的人不听讲，数学老师的观察能力很差，所以不用担心被发现。方朔心情好的时候听课，实在烦的时候就干脆发呆。这节课，方朔怀着对新学期的一腔热血，振作精神，准备有个好的开始，可仅仅十分钟后，他的意志开始动摇，虽然他还在努力维持，又过了十分钟，方朔斜后方的黑哥叫他，他的意志终于彻底崩溃。

黑哥大名叫赵亮，因为长得黑，外号就叫黑哥。黑哥是全班学习最好的，甚至是全年级老大。但是他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上数学课懒得听讲。黑哥微皱着眉头，嘴角平直，带着笑意对方朔说：“方朔啊，你不觉得这课很没劲吗？”这话一出，瞬间把方朔脑子里那点矛盾打散了，方朔想：“全班第一都不听，我还听什么呀！”干脆一摔笔，不听了。

“方朔，”黑哥又在后面小声叫他，“你看。”只见黑哥把一滴墨水滴在卷子上，猛力一吹，墨水被从卷子一头吹到了另一头，留下一条粗大的墨印，仿佛一条黑色的壕沟。方朔趴在桌子上，捂嘴强忍着笑，脸都憋红了，可笑声还是从喉咙里钻出来了，引起了旁边同学的注意。幸好老头的听力不太好，没惹出事端。

临近下课，数学老师说这张卷子还要收上去，黑哥一下子慌了：

“完了，待会儿老头还要收卷子！”

方朔想了一下说：“要不咱想个幌子？”

“这样，老头要是问我，我就说我不小心在卷子上滴了一滴墨水，然后这么一甩，”黑哥边说边把卷子提起来示范着甩了一下，“就成这样了。”方朔又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接下来是英语课。英语课没有数学课那么没劲，应该说，还挺有意思的。可是有一点很奇怪，它过得极其漫长，并且会消耗大量体力。上完一节英语课，方朔感觉像过了一个上午，饿得发慌。

一下课方朔就对黑哥说：“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啊，肚子都饿了！”

黑哥正在看电纸书，他无聊的时候就靠这个消遣。“所以我在吸取精神食粮。”黑哥指了指他正在看的电纸书，“这本小说挺有意思的。”

方朔说：“那我下周也带点书来看。”

刘雄没什么事做，在教室里转悠，看见这边有人聊天，他也参加进来：“哥几个聊啥呢？”

黑哥把书合上：“聊怎么消遣学校的生活。”

方朔说：“时间过得太慢了，所以我想是不是下周带点书来看。”

刘雄听了，从兜里掏出一本长宽都不到10厘米的《孙子兵法》来，说：“我随身带着这东西，既能应对紧急情况，还可以娱乐。”

方朔惊奇地看了看，说：“这么小一本书，你都看完多少遍了？”

“无数遍了！但我觉得‘书到用时方恨少’，多看看还是挺有用的。诶，我这儿还有一件东西。”刘雄看看周围，确定没人注意后，从另一个兜里掏出一只手机，“这手机能上网、发短信，体积小，在学校挺好使的。”方朔一看，这手机比那本《孙子兵法》还小，确实挺方便。

黑哥惊讶地问：“你不怕被没收啊？”学校是不允许带课外读

物的。刘雄咧嘴一笑，得意地说：“这个手机是我多加一块钱话费得的，被没收也不心疼。”

方朔凭借他强大的毅力，终于把上午的课上完了。毕竟这是补课期间，老师们还是挺给面子的，只是做了做复习。上完了课就去吃午饭。方朔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感觉两边的肩膀和后背都发酸，一动关节还“咔咔”响。他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精神了点，可一想到中午还得去吃食堂的饭，又失落起来。学校所有的菜都是大锅煮的，又软又无味，还都放凉了，要多难吃有多难吃。

第一天上学是各种的不爽，方朔不断地告诉自己：适应了就好了。但是要多长时间才能适应呢，这终究是个问题，所以方朔换了一种心理暗示：熬过这周就好了，熬过这周就好了。吃饭的时候，方朔跟一帮混得不错的哥们儿坐一块聊寒假的事，骂开学第一天的各种不爽。伦哥在不经意间又谈起了过节别人送他家的礼，除了老三样——烟、酒、茶——之外，还有一沓1000元的购物券、一台电视、一个电饭锅、一套茶具、一部手机、一支派克钢笔和两箱烟花。这批东西到现在只剩下电饭锅和手机了。烟花在送之后的两天里就被放完，钢笔用了两个星期就摔坏了，茶具和电视又转手送给了别人，只有手机现在归伦哥，被他带来了学校，目前正在老王办公室的抽屉里待着。伦哥还是希望那些人多送些电子产品，这样正好一年更新一批，或者是送购物券，看见想买的就直接买，多方便。

在场的人几乎都是羡慕嫉妒恨。方朔心里想，平时聊什么富二代、官二代，现在自己对面就坐着一个，虽然他爸不是个很大的官，但是至少手里有实权，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来送礼。刘雄坐在旁边听着，脸上不时泛出冷笑，他痛恨社会上各种不合理的现象，通常都会毫不留情去骂那些当官的，但是看在伦哥是同学的份上，就算了。而且伦哥勇于把这些事拿出来给大家分享，让大家能深入了解官僚家庭的生活情况，实属不易，所以大家都还是挺喜欢伦哥这个人的。